

當代作家對話錄

新書月刊封面人物專輯 / 蘇燈基 主編



傳記文學出版社 / 印行

當代作家對話錄

——新書月刊封面人物專輯

主編：蘇燈基

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前言

在「當代作家對話錄——新書月刊封面人物專輯」付印前夕，我想起發行兩年的「新書月刊」，一種追懷的況味縈繞胸中，久久難釋；雜誌已休刊，而憾意猶存。

「新書月刊」的創辦，主要是鑒於十餘年來，我國的經濟繁榮、民生富裕、社會安定、教育普及，從而帶動出版業一片蓬勃的景氣，試看全省大街小巷的書店和書攤，各類書籍、琳瑯滿目、幾乎天天有新書出版，家家都有好書。其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份專門提供資訊、新書指南之類的媒體，使得許多愛讀書的朋友，無法迅速且全面地獲得新書與好書的訊息。

基於以上的看法，爲了彌補出版界此項欠缺，我們幾位朋友才決定籌辦「新書月刊」。我們期望它爲出版界與作者、讀者之間，建立一座橋樑、一條管道、一個展示的櫥窗。

這份刊物在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大力推動下，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一日創刊，如期發行，主要內容包括：新書刊報導、新書刊評介、新書序跋、作家專訪、雜誌業專訪、出版業者專訪、出版界主要活動、好書推荐、每月新書目錄、外國新書介紹、作家與出版界者史話、出版各種統計與索引、著作權討論、讀者出版者及圖書館服務業專欄。

刊物出版後，一直得到文化界朋友的鼓勵，也獲得許多正面的評價和肯定，但很遺憾的，儘管它已善盡提供出版資訊的責任，發揮橋樑、管道、櫥窗的角色功能，可是銷售方面，却始終不

能普遍，難以大幅度成長，結果不得不於出了第二十四期之後，自去年九月起休刊；這項痛苦的決定，不論是宣布當時，或一年以後的今天，我們每一觸及，內心裏頭都是十分惋惜，萬般不捨的。

而這本「當代作家對話錄——新書月刊封面人物專輯」，就是每期雜誌上「作家專訪」的內容，它可以是有關作家寫作生活種種之報導，也可作為當代人物傳記讀，在刊登期間，很受到文壇的重視和好評，所以我們決定把它結集出版。當然，對於過去參予「新書月刊」的同仁而言，它還有深刻的紀念意義。

關於作家的訪問報導，原先計劃自不止書中這十九位，我們曾準備在十年之間，有系統去專訪一百二十人到一百五十人，然後才整理全套出版；可惜雜誌既已叫停，計劃也暫時談不上了。

在提筆簡單交代本書出處之此刻，我們誠摯的希望愛書和關切出版業發展的朋友們，有人能接下棒子，在不久的將來，繼續辦出一份比「新書月刊」內容更豐富的刊物，以嘉惠讀者，並為出版界提供服務，我們熱切的期望着。

王仲良

七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目 錄

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世界	張鈞莉	1
兩訪白先勇	袁則難	27
我愛・我思・我寫／訪小說家王禎和	劉春城	40
一條河流的夢／席慕蓉訪問記	夏祖麗	59
馬森的旅程	陳明順	78
像她這樣的一個女子／訪張曉風女士	董雲霞	98
談「情」・說「愛」／訪問曾昭旭談他的愛情觀	陳曉君	115
新納粹思解說		
李昂的自剖與自省／施叔端親訪李昂	施叔端	131

畫貓的小孩／與張系國一夕談	訪問：龍應台、記錄：呂麗美	150
流螢，敢近太陽飛／與蘇偉貞並肩走過的那段歲月	姜捷	165
愛土地的人／黃春明寫作的故事	劉春城	176
龍潭的秋色／訪遊美歸來的老作家鍾肇政	張詳培	220
且把真實作虛幻／葉珊、楊牧、王靖獻訪問記	李昂	233
不會失落的日子／瓊瑤對創作生命的體認與自剖	李曉蘋	254
談笑風生之外／我看到的司馬中原	許癡君	270
不再飄雪的春天／我知道的羅蘭	陳銘礪	286
寒夜·爐火·風鈴／柏楊和他的作品	聶華苓	305
複雜的臉／李南衡印象	董雲霞	332
龍應台這個人	胡美麗	348

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世界

張鈞利



張愛玲重要作品

● 小說

傳奇小說集

赤地之戀

秧歌

怨女

張愛玲短篇小說集

紅樓夢未完

惘然記

流言

張看

紅樓夢魘

● 譯作

老人與海

無頭騎士

愛默森選集

美國詩選

愛默森文選

歐文小說選

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

睡谷故事李伯大夢

美國散文選

鹿苑長春

海上花

說起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總讓人立刻聯想到那一批終日無所事事，袖著手各處打抽風的遺老遺少們，不錯，這是張愛玲對當時的男性最明顯、最尖銳的批判。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偏又架式十足，門面常皇，仗著祖上餘蔭，關起門來做小型皇帝；只能坐吃山空，虧損日大，逐漸連門面也撐不住了，捉襟見肘，挖肉補瘡，露出許多尷尬的窘相來。張愛玲在晚年改寫舊作而成的「怨女」一書中，對這種情況有精闢的說明：

到底清朝亡了國了，說得上家愁國恨，托庇在外國租界上，二十年來內地老是不太平，親戚們見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錢來不了。做生意外行，蝕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萬利，總覺得不值得。成了投降資敵，敗壞家聲。其實現在大家都是……一個寡婦守著死錢過日子，只有出沒有進。①

事實上他們不但守著兩個死錢，他們的生命本身是一潭死水，只有出沒有進，無從更新，悶在裏頭發乾發臭。他們像卸了發條的老式壁鐘，甩著手有一搭沒一搭地走著，完全跟不上時代的步調，用張愛玲自己的話說，是「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②

對這些人，張愛玲最「心狠手辣」的描寫是在一個短篇故事「花凋」中：

鄭先生是一個遺少，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雖然也知道醇酒婦人和鴉片，心還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裏泡著的孩屍。③

這一顆隱藏在醇酒婦人和鴉片和所有破落戶的惡習之下的「孩子的心」，似乎是這一類型男子的通病，他們不負責任，遊手好閒，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巨輪下的一小片陰影中死皮賴臉地苟活著，將現實的重擔完全推置於周遭那些「美麗蒼白的、絕望的婦人」身上④，還要時不時地插嘴品評一番，以最怯弱的幸災樂禍來掩飾他們無力承擔現況的事實；他們把自己懸身於現實世界之外，鎮日夢遊空談，而對於那些被他們自己弄得萬般無奈，硬著頭皮面對一片爛帳的現實生活的那些堅強的女性們，又死愛面子地要去嘲笑一番、侮蔑一下，彷彿若不如此就顯不出他們的清高尊貴，而這一絲假像的清高，這一層薄弱的自尊，正就是他們獲致平衡的唯一法寶，很自然地也就緊抓住不放了。「創世紀」中的匡靈谷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年輕時是個執袴子弟，到老了還「始終是個頑童身份」，挑剔飯菜、批評蓮子茶，又限於門第之見不肯讓孫女出去當店員，而事實上一家人全靠賣當妻子紫薇的陪嫁支撐著，過那種「有背景、有根底」的窮日子。他的那種既自卑又自大的遺老心理，在賣皮貨的一段側寫中被刻畫得活靈活現，令人嘆為觀止：

……紫薇翻了些皮子出來，那商人看了道：「灰鼠不時新了，賣不出價。老太太要有灰背的拿出來，那倒可以賣幾個錢了！」又道：「銀鼠人家不大要。」靈谷在旁邊伸手捏了捏，插上來便道：「這件有點發黃了，皮板子又脆。」看到一件貂皮袍子，商人又嫌「舊了，沒有槍毛。」靈谷便附和道：「而且大毛貂現在也不時髦。」商人道：「就是呀。還有這件貂不能夠反穿——開縫的，只能穿在裏頭，能反穿就值錢了。」他只肯出一萬五，紫薇嫌太少，他道：「這價錢出得不錯了，拿家去還要刷油，還要好好的收拾一下呢。不賺老太太多少錢！」靈谷道：「那是！他們拿回去還要

隔些日子才能夠賣掉呢！現在這個錢，嗨嗨，攔些日子是推板不起的。」紫薇賭氣把貂皮收過了，拿出一件褂女襖。商人道：「這件皮子倒是好，可惜尺寸太小賣不上價。」霆谷道：「那他這話倒也是不錯！這樣小的衣裳你叫他拿去賣給誰？」商人把它顛來倒去細看，道：「皮子真是很好的，就是什麼都不夠做，配又不好配。」霆谷便埋怨起來：「從前時新小的，拚命要做得小，全給裁縫賺去了！我記得這件的皮統子本來是很大的！」

紫薇恨道：「你這不是豈有此理！我賣我的東西，要你說上這許多！人家壓我的價錢，你還要幫腔！」霆谷道：「喂？喂？沒看見你這麼小氣——也值得這麼急扯白咧的！也不怕人見笑！真是的，我什麼東西沒見過！要好的也不會留到現在！」紫薇越發生氣……還是那個商人兩面說好話，再三勸住了，講定了價錢成交。霆谷送了那個商人下去，還一路說著：「就圖你這份爽氣！本來我們這兒也不是那些生意人家，只認得錢的。——真是，誰賣過東西！我不過是見得多了，有一句說一句……」商人連聲答應道：「老太爺說的是。」⑤

小小的一個場景，僅僅三個人的對話，卻將彼此間的明爭暗鬥、以及各個人物的潛在性格刻畫得如此維妙維肖，不但一刀剖開了那些遺老們的蟬殼，將他們隱藏在強烈而荏弱的自尊心之下的不健全的心態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使人一睹其廬山真面目；同時也顯示了作者在觀察人性上的透澈，以及在對話運用、文字表達上的驚人才華。

張愛玲對於這些舊式封建思想的透澈了解，無疑的來自她的父親。從她兩篇自傳性的散文「私語」和「童言無忌」看來，她的父親提摩太·C·張，正就是一個典型的遺少，享有一切中

國舊派紳士的特權，也囊括了一切老式公子哥兒的惡習，空讀一肚子新文學洋思潮，（憶胡適之」中記載張愛玲的姑母向她父親借書的事，有「胡適文存」和米色袖珍本的德文「聖女貞德」，他的書桌上還有「歇浦潮」、「人心大變」、「海外繽紛錄」、「海上花」，他並且曾經在一本蕭伯納的「心碎的屋」的空白扉頁上用英文鄭重地題下姓氏、年月和地址。）過的卻是最腐化的貴族生活，抽鴉片、討姨太、叫條子……不可忽略的是，張愛玲對她父親曾經有過這樣的描寫：

我父親那時打了過度的嗎啡針，離死很近了。他獨自坐在洋台上，頭上搭一塊濕手巾，兩目直視，簷前掛下牛筋繩索那樣的粗而白的雨，嘩嘩下著雨，聽不清楚他嘴裏喃喃說些什麼，我很害怕了。

⑥

這個平日恣肆昂揚的父親的軟弱的層面，以及他日後翻臉成仇，逼母親貼錢的卑劣手段，一定給了張愛玲許多啓示，也是她童年生然中極鮮明的一段回憶，因此她對她筆下人物的怯懦無能、強充門面等細微心理，能夠做最一針見血、也不愠不火的刻畫描寫！這樣想來，童年的夢魘有時候倒是值得感恩的福份了。

然而父親的豪奢腐化，以及親眼目睹一個有著光榮傳統的家族一點一滴地沒落下去的深沉的悲哀，使得張愛玲終究不能不為自己作合理的宣洩與交代。因此在那些昏庸懦弱的遺老之外，張愛玲用了更多的篇幅去進一步地勾勒了一羣敗家子的面貌。那些男人們成天「狂嫖濫賭，寵妾滅妻」⑦，把偌大的家當虧空得精光。他們比前一類的遺老們更糟的是，連面子也不顧了，公然地

在家裏抽鴉片、搞公帳；在外面逛堂子、捧戲子、賭錢、吃花酒，到後來弄得一身是債，也好意思涎著臉四處求饒，躲債躲得身如驚弓之鳥。人活到這個地步，真是一點尊嚴都沒有了。然而這些人確實存在於當日的社會，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有責任、也有權利把他們赤裸裸地呈現出來，為那個蛻變中亂了腳的時代，做一個血淋淋的交待與回顧！張愛玲做的，正是這個工作。

介於這兩個小類型之間的，還有一些平凡的小人物，例如匡靈谷的兒子匡仰彝。這也是一個破敗的家族中飼食終日的窩囊廢。和父親是一輩子的冤家對頭，只因恨父親用了母親的錢；再覷著雙親鬧意見時極力討好母親，騙取零用錢。對女兒們的前途，他也和老一輩一般虛榮地不願她們拋頭露面出去工作，但發起狠時又可以「叫她們去做舞女，那還不容易！」^⑧他可以整天駝著背，深深縮在長袍裏說：「我倒不怕。真散伙了，我到城隍廟去擺個測字攤，我一個人總好辦。」從不想到他是一大家子人，一點也不好辦，因為他也從來沒有真正去「辦」過，他唯一幹過的活，只是「曾經投稿到小報上，把洪楊時代的一本筆記每天抄一段，署名『髮立山人』。」

在這兒已經具體而微地呈現了一個敗家子的雛型；浮華不切實際，好高騖遠，並且不事生產。只因為家境已經不好了，並且故事也還沒寫完^⑨，沒有機會讓他浪蕩下去而已。

真正的典型浪子，還是要到「金鎖記」、「怨女」中去搜尋。自從夏志清先生稱「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⑩以後，文評家似乎也都亦步亦趨地以「金鎖記」中結構的嚴密、人物的生動皆為改寫後的「怨女」所不及。那應該是就女主角曹七巧與柴銀娣比較而言，若就社會、風俗、人情世故各方面而言，則「怨女」明顯地超越「金鎖記」，這當然也和篇

幅有關，「金鎖記」必須快刀斬亂麻才能容納進這許多情節，因此它鮮艷明快，結構緊密，像閨閣落簡鍊的小令；「怨女」則是細工鋪敘的慢詞，少了那份潑辣爽脆，卻在徐緩迂迴間使得整個悲劇感更爲深沉，而耐人尋味。因此就男性精神人格的探討而言，還是應該以「怨女」爲藍圖的。

然而那些精神人格，包括由此精神人格反映出來的外在行爲與生活，卻全是些令人不忍卒睹的醜態與醜陋！我們若說一本「怨女」包含了作者對男權社會所有的輕蔑、反抗與報復，似乎也並不爲過。

以姚三爺爲中心的那一大家子男人在本質上都差不多——一樣的頹廢無聊、無可救藥。「他們只顧得個保全大節，不忌醇酒婦人，個個都狂嫖濫賭，來補償他們生活的空虛。」^⑪於是家裏給娶的妻是名正言順地不要了，連姨太太也是一進門就失寵，讓人永遠跟不上。遠房的親戚像南京老四房的二爺，幹的是「跟寡婦嫂子好，用她的錢在外頭嫖。」的勾當^⑫，確實讓人「提起來除了不齒，還有一種陰森的恐怖感。」近一點的，更是「一個個都病懨懨整天躺著，對著個小油燈。」^⑬，連辦母親喪事時還「公然在孝幔裏面擺著烟盤子，躺在地下吸，隨時匍匐著還禮。」那是怎樣一幅醉生夢死的生活！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位「算是能幹」的姚大爺出山，做了北洋政府的官，卻因爲講究派頭，「到處派月敬、月費。」而弄得虧空公款，貪贓枉法，結果是犯上了「自從有了國民政府還沒有出過的大案子」，官也丟了，人也垮了，悲悲慘慘地死在醫院裏。就連年高德劭的九老太爺，也是「辦小報、捧戲子」的老不修，甚至自己在外頭搞同性戀，再回家

來給妻子找姘夫養兒子，什麼醜事都做得出來，真是寡廉鮮恥。

至於姚三爺，張愛玲更是用盡了心血去細細地描、慢慢地畫，硬是借著他活生生地映現出了一個豪門世家之中不成材的那幫敗家子的面貌出來。在這個人物的塑造上，張愛玲無疑是相當成功的。

頭一次出場，姚三爺就是一副典型的浪子模樣。打麻將徹夜不歸，一回來就鑽進帳房去想盡方法借錢，他和帳房先生討價還價的那一段，真是寫絕了那些逆子們死皮賴臉的拿手本事。然後是調戲嫂子，頑皮搗蛋，似乎他始終在漫不經心地令人頭疼。而等錢一到手，他又腳不沾地的急著往外溜。這些舉動像根捲軸，骨祿骨祿順著往上拉，就為所有讀者揭開了厚厚的帷幕，看見了台上正上演的一齣「逆子敗家」的鬧劇。

果然，接下來他演出了「圓光」那場滑稽戲。在那裏他完全成了丑角，戴上了豬血的面具，做一些突梯可笑的幼稚動作，看了却只叫人覺得深沉的悲哀。他的小人本相，到這裏已經表露無遺。

接著是浴佛寺裏偷情的一幕。雖然銀娣的主動挑逗，但是事出有因，他的膽大妄為也著實令人髮指。幸好還能懸崖勒馬，沒有鑄下大錯，然而令人嘆息的是，出發點只在於「他們這情形本來就已經夠險的，無論怎樣小心也遲早有人知道。在他實在犯不著，要女人還不容易？」^⑭把一個本來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場面歸因於這點「犯不著」的自私心理，然後還忍不住要覺得「到時候再放手真不好受」，而因此「心裏實在有氣」，作者對男性內心世界的卑劣層面的瞭若

指掌，委實令人擊節欣賞！

分家後的姚三爺，失去帳房先生的倚靠，益形捉襟見肘，狼狽不堪。他兩次出現在銀娣面前，所顯示的是日暮西山窮途末路，再也恢復不了昔日的翩翩風采，而徹徹底底是一個猥瑣卑鄙的流氓無賴了。首先，他再度展示了高度的借錢技巧，爲了達到目的，他不惜供出九老太爺等人的醜聞秘辛，千方百計繞著圈兒討好人，十足一副不擇手段的邋遢樣。第二次更惡劣，先是細訴衷腸，逗得銀娣舊情復燃，接著又意圖不軌，準備欺人於暗室，而最後真相大白，他原來是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登門避債來的！至此故事急轉直下，討債的推推拉拉，銀娣吵吵嚷嚷，這位浮華浪子夾在中間左右爲難，至終「啪」地挨上銀娣一耳光，再色厲內荏地叫罵出來。一連串驚心動魄的迭起高潮，算是給這位養尊處優的闊少爺判了死刑，此後他雖仍舊活著，仍舊討堂子裏的女人做姨太，實際上已無異於行屍走肉，起不了任何作用。

姚三爺所代表的是舊家庭制度的敗家子，他和所有舊文化體系的陰暗面中那些不合理的現象一樣，終必遭至淘汰的命運，所謂「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然而令人心痛的是，「張氏對男性普遍地缺乏賦與較好的楷模與個性典型的創作誠意」^⑮而接著又寫了許多描寫新生代中的都市浪子的作品。當然也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像「金鎖記」中的長安長白，成人後在新興的多采多姿的都市會走上什麼樣的路，作者已經在文章的結尾作了一番合情合理的預估。而類似「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以及「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喬琪喬，一個是自私自利、小奸小壞的花花公子，另一個則是專吃軟飯，誘良爲娼的地痞流氓，暗藏在他們背後，而爲作者所急欲表現的，不

外是金錢、命運對人的嘲弄擺佈。只是這些故事中所描述的人性的自私、貪欲、殘狠、沉迷、以及社會道德的淪喪墮落，確是令人觸目驚心。

但是前面說過，這些現象是確實存在於社會大眾之間的，既然真愛，那麼與其消極地逃避現實、粉飾太平，不如勇敢地正視問題、澄清濁穢。因此我們承認唐文標先生所言「張愛玲是這個沒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後的代言人」，卻不能接受他將張愛玲的小說歸之於「鬼話」「瘟疫」的武斷態度！張氏的作品不是黑幕小說，她只是運用了深度的觀察力洞悉世情之後，冷冷靜靜地替所觀察所洞悉的世情開了一次刀，作了一次切片。也許因為生長環境的關係，她的世界有一些「荒涼、黑暗」，但這並沒有使她的作品「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相反的，是她的一顆敏感悲憫的心，與一枝巧筆，領導著自五四以來日益光大的中國文壇，一級一級地走進了光明靄日、光明燦爛的領域^⑬！

而在她那枝翻雲覆雨的健筆所形容的形形色色的男子之中，昏庸無能卻又夜郎自大的遺老遺少；以及勾心鬥角花天酒地地的浪子，組成了第一類型的男性世界。這些人都是些「一手挽住了時代的巨輪」的茫昧無知的可憐蟲，甘心讓自己在整個時代的大機件上做一個生鏽的螺絲釘，渾渾噩噩地混在活力旺盛的齒輪間挨日子，只等到一天監管機器的人發現了，就被卸下來扔進垃圾筒。這些人終究要被淘汰的，但永遠淘汰不盡。每一個時期都有一批新的鏽釘子卡在隆隆前進的巨輪上，等待更新。或生鏽、或發霉、或長癬，方式原因不同，但意識型態一樣，一代一代，很「盡忠職守」地薪盡火傳著。今天，千萬個心狠手辣的喬琪喬，千萬個外強中乾的匡霆谷，正等